



廣島與 長崎

1945年8月，美國在日本廣島和長崎兩座城市投下兩枚相對小型的核彈——這是核武器在戰爭中唯一一次使用，逾25萬人因此罹難。

許多人瞬間被焚為灰燼。其他人在攻擊發生後數小時、數天或數週內，因嚴重燒傷、衝擊波傷害及急性放射病而痛苦死去。更多人在此後數年因輻射相關癌症及其他疾病相繼離世。

為防止此類暴行重演，各國必須緊急採取行動，消除核武器。

廣島和長崎的景象是末日般的：操場上散落著死去和垂死的孩子。母親懷抱著失去生命的嬰兒。人們的腸子外露，皮膚從四肢垂落成條狀。

大多數受害者在沒有任何醫療救助的情況下死去，因為留存的醫院寥寥無幾，醫療物資已被摧毀，大多數醫生和護士不是被殺就是受傷。事後進入城市施救的人因殘餘輻射而置自身生命於危險之中。

絕大多數受害者超過九成是平民，其中包括估計3萬8千名兒童。廣島遭受攻擊時，約有8,400名初中生正在戶外構建防火隔離帶作為民防措施，其中6,300人遇難。

爆炸的中心點

在每座城市中，距離爆炸的中心最近的人幾乎無生還希望。在半徑1.2公里範圍內、未受屏蔽保護的人，幾乎全部當場死亡或在數週內死亡。

爆炸的中心點地面溫度達到攝氏3,000至4,000度，遠至3.5公里外的人也遭受了燒傷。強大的衝擊波摧毀了2公里範圍內的大多數木質結構。

即使在距離爆心1公里處，人們所受游離輻射劑量也足以導致急性放射病死亡。更遠處的許多人也因輻射暴露的延遲效應而相繼死亡。

攻擊後的景況

在爆炸後的混亂中，父母拼命尋找子女，孩子們尋找父母。有些人只找到了至親焦黑的遺骸或遺物；有些人甚至連這些都找不到。

家人重聚的努力因此更加艱難，許多人受傷嚴重，幾乎面目全非，難以辨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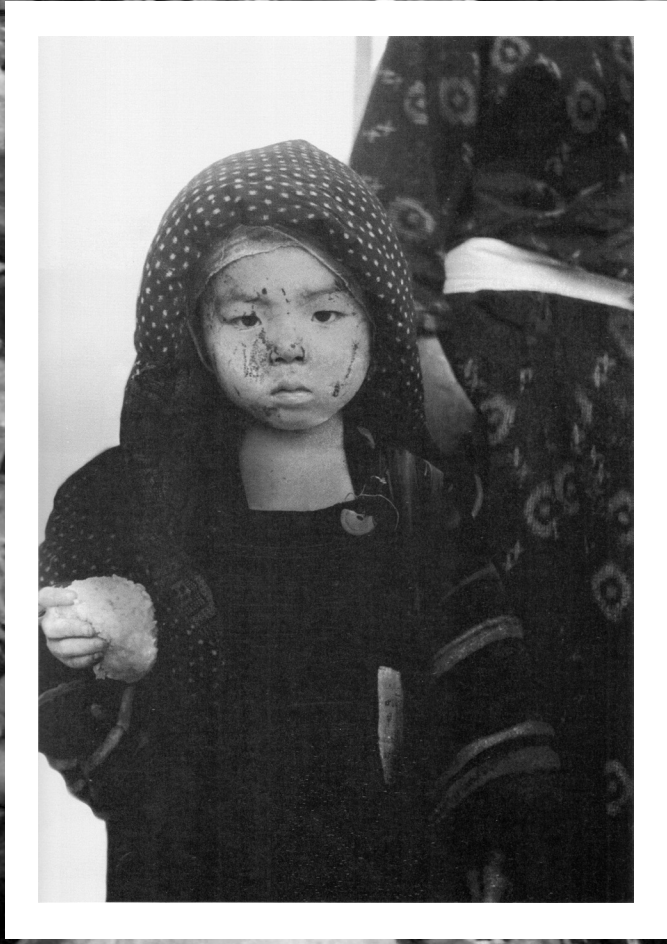
部分受害者身上沒有任何外傷，卻突然病倒，相繼死亡。他們的死亡令第一批救援人員困惑不解，因為他們不知道一種具有有害放射性效應的新型武器已被使用。

城中許多懷孕婦女流產，或生下在嬰幼兒期即夭折的孩子，因為核彈的輻射已侵入她們的子宮。胎兒期遭受輻射的嬰兒中，先天性異常——包括小頭症——十分常見。



攻擊一個月後的長崎。圖片來源：美國政府事後，長崎一名男孩

事後，長崎一名男孩正在領取配給食物。圖片來源：山端庸介
(Yōsuke Yamahata)



伸一的三輪車

廣島遭受攻擊時，三歲的伸一正在家外做他最愛的事——騎三輪車。

他全身遭受嚴重燒傷，數小時後不治身亡。他的兩個妹妹路子和洋子也同樣罹難。

他們的父親多年後感慨道：「這種事絕不應該發生在孩子身上。請為孩子們創造一個能盡情玩耍的和平世界而努力吧。」

伸一那輛燒焦的三輪車現在永久展示於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，並有一件以此為藍本製作的雕塑，陳列於日內瓦的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博物館。

它已成為孩子們在核武攻擊中所受苦難的一個令人動容的象徵。



圖片來源：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，由哲谷信夫 (Nobuo Tetsutani) 捐贈

廣島的姊妹

廣島遭受攻擊時，兩歲的錦岡公乃和她五歲的姊姊裕乃正與父母同在家中。四人全部罹難。

另一個姊姊香代子距爆心投影點很近，也不幸遇難。只有長姊智津子倖存下來。

這張公美子(左)與廣野(右)的照片攝於核轟炸前一天。圖片來源：岩田美穗(Miho Iwata)



被炸彈的輻射照射

廣島被摧毀時，池本徹七歲，姊姊愛子九歲。兩人均在室內，距爆心投影點約1公里。

攻擊後約四至五天，他們的頭髮開始脫落，出現發燒和牙齦出血——急性放射病的症狀。

兩人雖都渡過了疾病的急性期，最終卻相繼因輻射的延遲效應去世。透在11歲時離世，愛子在29歲時去世。

1945年10月，兄妹透(左)與愛子(右)在廣島紅十字醫院。圖片來源：菊池俊吉(Shunkichi Kikuchi)



倖存者

那些有幸在廣島和長崎核爆炸中倖存下來的人，在日語中被稱為「被爆者」(hibakusha)，意為「受核爆炸影響的人」。

許多人因傷病終身承受痛苦與不適，並伴隨心理創傷。部分人身上和臉上長出厚厚的疤痕組織，或帶著深陷皮肉中的玻璃碎片度過了數十年。

女性面臨尤為艱難的處境與社會歧視，因為人們擔心核彈造成的基因損傷會遺傳給她們的子女和孫輩。

攻擊後數年間，倖存者患癌症及其他疾病的比例異常升高，乃輻射延遲效應所致。白血病在早期尤為常見。

為喚醒世界對核武器危險的警覺，許多倖存者公開分享了他們在1945年的親身經歷。那些在攻擊時尚為孩童的倖存者，部分至今健在，繼續從事這一傳遞真相的工作。

他們幾十年來傳遞的信息始終清晰一致：核武器與人類無法共存。

2024年，代表倖存者的日本組織「日本原爆被爆者團體協議會」(日本被団協)因其「為實現無核武世界所做的努力，以及通過親歷者的見證表明核武器絕不能再次使用」，而榮獲諾貝爾和平獎。

倖存者不懈而勇敢的倡議，激勵了世界各地許多人加入核武廢除運動。

倖存者與倡議者

谷口稜曄 (Sumiteru Taniguchi) 16歲時在長崎核爆中倖存。「在爆炸的閃光中，我被從後方炸飛自行車，摔倒在地，」他這樣描述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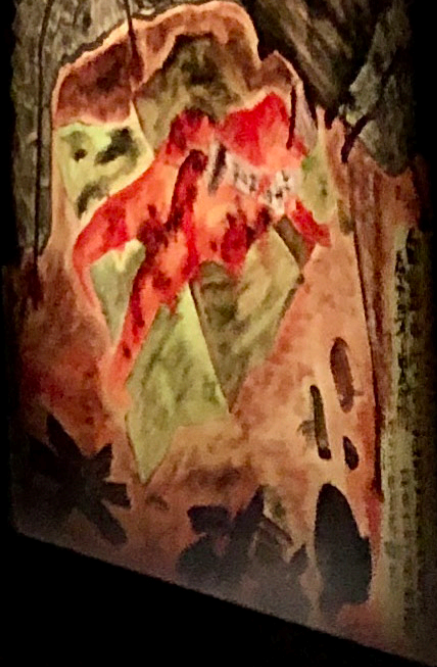
當他抬起頭，他看見就在片刻前還在他身邊四處嬉戲的孩子們，此刻已全部倒地死亡。

儘管距爆心投影點近2公里，他的背部、左臂和左腿仍遭受了嚴重燒傷。傷口很快受到感染，他在醫院度過了將近四年的康復時光，其中21個月都是趴臥著度過的。

傷痛從未消散。他將餘生的大部分時間獻給了廢除核武器的事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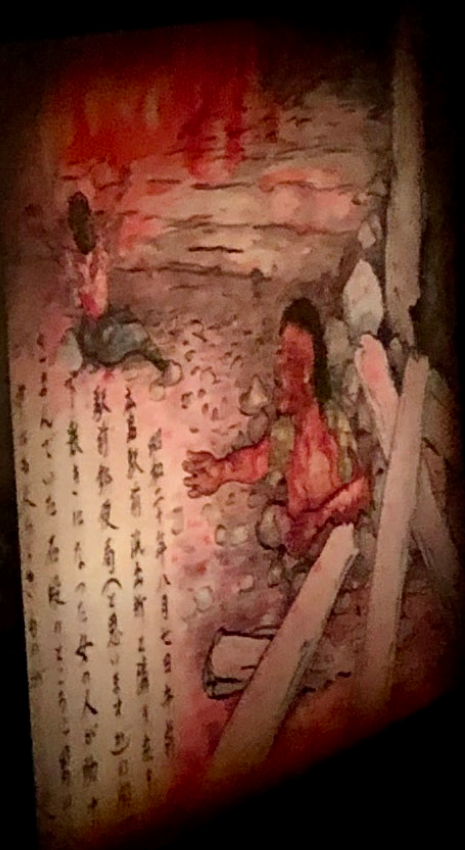


谷口稜曄凝視著一張1946年拍攝的自己的照片，照片中他的背部留有長崎核爆的傷疤。圖片來源：中尾百合子 (Yuriko Nakao)



「過了一會兒，我從防空洞裡探出頭來。我看見人們倒散在整個操場上。地面幾乎全被屍體覆蓋。大多數人看起來已經死了，靜靜躺著。但這兒那兒，也有人在踢蹬雙腿，或揮動著手臂。」

——辻本藤雄，當時五歲，長崎



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內的展示